



# 康巴周末

## 康巴人文

2025年9月26日 星期五  
第1164期

## 秋雨笔记

凉亭观雨

宛若久别后的重逢  
细小的波纹雀跃，相拥  
热情饱满地迎接斜斜的雨丝  
荷塘的池水

诗苑  
良木

我凌晨三点的空  
不能填补  
不知道靠着一场虚无的奔赴  
冥想在黑暗中  
我的渴  
这一刻，没有人来安慰  
没有消息  
远走他乡的那个人  
催眠了小城所有的灯  
绵密的雨声  
窗外的雨还没有停  
酒醒了

雨夜

剪烛西窗的念想  
一点一点地冷却了  
独坐深秋的寒意  
风不停地涌入四漏的凉亭  
远方的人没有音息  
这一刻，潮儿有讯  
像一首诗中上涨的秋池  
渐渐升高的水位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军旅人生

## 那时候，我们在兵站走过

胡庆和

雪域高原，枯燥的兵站生活让他失去理想，突发的病让他绝望。他到甘孜的军医院检查，结论是他患了鼻咽癌，恐怖之症。听医生说，他的鼻子将溃烂，一张脸将变得像个猪八戒，或者提前走完生命历程。我劝他别灰心，到成都去查病，要相信医生和科学。他并没有听进我的话，而是选择了自杀。去时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归时却是一具冷若冰霜的丑八怪。他不愿让心爱的姑娘面对回乡归来的自己。他回到兵站后，给那个姑娘写了告别信，让她记住过去的那个帅气小伙，忘却高原的失意军人，他不想让她看到一个丑八怪。他把信投进邮箱，然后在一个中午，大家走进饭堂吃午饭时，他一人留在寝室，把冲锋枪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用脚指头踩响了一串子弹。他按病故对待，葬在川藏公路旁。他的坟头对着川东方向，坟前是弯弯鲜水河，可惜河水只能带走他的灵魂回到故乡。

自杀是反人类的。尽管有诸多原因，但都不能合理化。过早谈女朋友，人生方向不明确，会看不清前面的路。

听了我讲的真实故事后，小向说：“你是大哥，有文化，我听你的。”

我还说：“要想证明你不是流氓，得用实际行动。”

那天，我和小向喝光了两瓶酒。我倒在床上睡着了，小向依偎在藤椅上鼾声雷动。一个来我办公室打电话的首长敲响门，我才把小向叫醒。我拍拍他：“天黑了，快回去睡。”

从此小向释然，精神状态恢复，再没有什么桃色新闻。服役期满，他要求复员，回到家乡娶了个漂亮年轻的姑娘为妻。有年春节，我回家乡，赶上他的婚礼，我去喝了杯高兴的喜酒。

军管兜不住梦想时，返回故乡成了一条退路，也可能是新的出路。

小向在故乡重启人生，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到点退休。

他的故事或许不与爱情沾边，或许就是年轻人青春萌动的小插曲。

在高原军人的爱情篇章里，大多缺乏爱情，更多的是需要：你需要我，我需要你，需要也属于正常的插曲，或悲，或喜，或不悲不喜。

人生一辈子，就如走路一样，或许就有那么一段行程：走得对，就是人生闪光点；走不好，可能会跌跤子。人生不可能不跌跤子，只是跌了就要爬起来，掸去灰尘，看好前面的路再走。

### 7.彪娃是本难念的经

看看兵站的另一位战友吧。

当他在由重庆开往成都的闷罐车厢里，自告奋勇地给我们这批新兵讲党课，我想他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当他走进指导员家，为我帮忙给指导员打水时，我就想他是个乐于助人的人；当他专门从警卫班寝室穿过院墙门洞进入兵站小院去逗指导员儿子玩耍时，我就想他一定是个会处事、情商很高的人；当他取代我当了几天文书后又回到班里当战士，变得油腔滑调不再去指导员处时，我就想他是个多变之人；当他看见我写了

几篇文章见报获得军区奖励时，他也开始写文章，甚至埋头写长篇小说，我就想他是个能干的人。但是后来静下心来想，他的形象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这里不提他的真实名字，只用“彪娃”作为他的符号。彪娃是兵站战友给他取的外号。给他取这个外号的人，是和他走得近、且在一个班的战友。何故取此外号？据取外号的这位战友松元讲，有部电影《红孩子》中的一个反面角色叫周彪，他的形象与周彪相近，于是将“周彪”的“彪”张冠李戴戴在了他的头上。开始叫他“彪娃”让他恼羞成怒，挥起拳头就要打这个战友。无奈这个战友与他是同年入伍且家住得较近，在兵站他们走得较近，因此他的拳头始终没有砸下去。喊了几次“彪娃”，他也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似乎大家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都叫他“彪娃”。

古代传说中，有一种与虎相近的动物叫“彪”，似虎非虎。还有种说法，“彪”是虎身上的斑纹。彪娃似乎也是这样。在警卫班当了三年兵后，他被提拔为副班长。新疆那场自卫反击战打响，大站受命组建战地兵站准备开赴南疆。他写决心书，申请上战场，申请得以批准。但部队就要出发开赴南疆时，军委宣布从南疆撤军。他本想浴血疆场的一腔热血化成冰点。弄武不成，便习文写字。无论是节假日、星期天，晚饭后到就寝前的时间里，他坐在宿舍的书桌前，不停地写，不停地看。书桌上一边放着本书，一边是稿纸，稿纸写了一本又一本。春夏秋冬又一年，他完成了一部大部头作品，锁在抽屉里，不知写的啥，没人问，他也不说。临近年终退伍季节，他完全放下书本和笔，变得轻松。走在兵站的院坝里，他时常哼着《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他的外露表情似乎告诉大家，他有喜事。果不其然，一封来自成都的电报犹如一颗炸弹在兵站炸响，引得官兵们惊呼：不得了，彪娃的长篇小说要出版了！在那个年代，全国人都在做文学梦，只要能写字的就会舞文弄墨，写文学作品成为时髦，尤其在重视宣传工作的部队，写文学作品成为提拔的垫脚石、敲门砖。大家这才明白，彪娃不分白天黑夜地写写抄抄，原来是在写长篇小说。尽管有不少人在祝贺他取得成绩，但我却比较清醒，总感到此事有点怪。凭自己多年写作经验，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对于一个士兵，对于一个从没有写过文章的人来说，仅靠一年突击，仅从书本照抄照编，那是做的无用功，走终南捷径，是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他把这封电报交给指导员，要求去成都出版社改稿。指导员把电报又交我看。内容是：“××同志：你写的长篇小说《雪山侠客》已收阅，我们认为很有价值。为尽快出版，请速来蓉修改。”电报是真的，可内容真实吗？我不敢把我的疑问与指导员相告。我说电报是真实的，可是又总觉得有些蹊跷。我说给发电报的出版社发电报问问，什么情况都清楚了。两天后，站里收到回电：查无此事。

藏彝走廊

## 初探秘境伍须海

胡德明

风雅意趣

## 校徽和斑铜器

王家年

(四)

初次驾驭桨板，置身于这片辽阔的海面，一切都显得新奇而充满挑战。我们是一群初次进入陌生水域的探索者，小心地开始这段水上旅程。起初，凭着一股新鲜感和些许默契，合作还算顺利，木槽船在水面上平稳前行，船体轻盈，划破层层波纹。

然而，随着深入，我们的动作逐渐失去协调。左右桨的频率不再一致，节奏混乱，船身开始左右摇晃，方向难以掌控。木槽船在水面上来回摆动，完全失去了前行的方向。

船忽而向西倾斜，船身掠过阳光照射下的水面，波光刺眼，令人睁不开眼。紧接着，船又向东急转，船头荡开一圈圈涟漪，在海面上留下歪歪扭扭的痕迹，显露出我们划船技术的生疏。

由于配合失当，船身晃动加剧，舷边浪花翻涌，水珠飞溅，在阳光下闪着光。几次船身几乎侧翻，惊险的瞬间让时间几近停滞。岸边的同伴见状，齐声惊呼，声音中满是担忧。拉合部长神色凝重，扬起手臂，示意我们立刻返航。他的声音在海面上回荡，清晰而有力，提醒我们处境危险。

此时，木槽船已漂离浅滩。回望岸边，人影逐渐变小，与山峦、森林和天空融为一体。我们咬紧牙关，双手紧握船桨，指节泛白，任由水花打湿衣衫，寒意透骨，却无暇顾及。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掌握节奏，继续前行。

随着一次次用力划桨，我们逐

### 老校徽，蕴含了特殊意义

在收藏领域，老校徽、毕业章、表现优异奖章等，既是学生所在学校的证明，也是学校发展历史的见证。校徽往往蕴含特殊意义，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名校校徽、著名大学校徽和国外校徽，大多由名人结合学校特点设计，其史料价值凸显。

从民国初期开始，校园徽章逐步被各所学校采用。就收藏而言，它只是徽章大类中一个较为冷门的小品种；因国内办学历史悠久、学校种类繁多，为收藏者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

在收藏市场上，能找到来自不同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园徽章。我曾在一间古玩店看到一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第六总队学生毕业证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为大众熟知的黄埔军校，1924年成立。这枚毕业证书为纯银质地，正下方铸有“亲爱精诚”字样，背部篆刻“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校训。因历史原因，该校各期毕业证书造型各异，除圆形章外，还有树叶形章等，毕业证书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收藏的徽章小系列。

普通学校徽章也各具特色。如1945年的“省立吉中”校章，外观呈圆形，小巧精致，文字清晰。章为银质，背部铸有“银宝华”“足银”等银号字样，这在普通校园徽章中并不多见；大多数徽章采用铜、铁、铝或合金等金属。

收藏老校徽最有趣之处在于其背后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已不存在的学校。除史料外，人们还能从校徽上获得实物证据。我见过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枚戒指型校徽，造型独特，创意别致，集校徽与饰品于一身，仅在一两届学生中使用，极为稀

渐找到平衡，节奏开始协调。木槽船不再剧烈晃动，顺着水面平稳滑行。桨柄从冰冷变得温热，与我们的手掌建立起默契。船身稳定后，我们的神经也慢慢放松。岸边的同伴见状，神情舒展，三三两两坐下，静静地望着我们，仿佛在看一幅平静的画面。

心绪平稳后，我们开始细细打量这片水域。抬头望去，蓝天白云倒映在清澈的海面上，天与海融为一体。

低头看，船下的海水深蓝浅蓝交错，颜色过渡自然。海草在水中轻轻摆动，像绿色的丝带，为这片蓝色增添一抹生气。

远处，雪山矗立，山峰在阳光下闪着光，守护者般静默无声。山林茂密，倒影随水波晃动，轮廓在水面上变得柔和。微风吹过，海面泛起细碎的银光，模糊了山与树的边界，景色宁静而深远。

我们沿着岸边缓缓前行，木槽船在水面上轻轻漂浮。我愈发感受到，这片海域的美与岸边的森林息息相关。从海面望去，森林显得古朴而深沉，像一位沉默的老人，静静讲述着岁月的故事。阳光透过树叶洒下光斑，落在林间，像金色的音符，奏出自然的节奏。

在众多林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盛开的杜鹃花。远望，红花热烈，白花洁净，越过高处越密集。花影倒映在水中，随波轻晃，在水中起舞。

少。其材质为银，景泰蓝面，戒面圆形，雕刻着完整的圣约翰校徽图案，两侧铸有对称凸起花纹。笔者的祖父与大伯皆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1879年创办于上海，秉承西方学风，教学方法先进，倡导学生“五育”均衡发展。该校校友众多，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贝聿铭、周有光等均曾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活跃于商界、政界、文学界、外交界及医学界。

一枚枚特殊的老校徽，蕴藏着百年历史与深远文化韵味，其中刻有古训、期望与志向，让后人在观赏、摩挲之中获得感悟与启示。

### 文房摆件斑铜器

收藏者常喜研究所藏器物的形制、材质、工艺及文化背景。笔者早年收藏一件清代鼎式香炉，材质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会泽斑铜”。斑铜被誉为有色金属中的宝石，用作文房摆件，颇为珍贵。

斑铜工艺品始创于明末清初。早期民间艺人用云南东川、会泽等地含铜量高的矿石制成日用品及工艺品。橘红基面上均匀布满黄白交灿的晶斑，晶斑折光性强，富有立体感，宛若细小水晶镶嵌，看似凹凸不平，实则光滑如玉。整体色泽瑰丽，金赤交辉、晶莹闪烁、光彩照人，富丽而不失凝重，古朴而不失典雅，被鉴赏家誉为“金属宝石”。

会泽斑铜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被誉为“中华一绝”，其“形式古雅，远近购者珍之”。1921年，会泽张氏斑铜传人制作的斑铜鼎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银奖。

斑铜工艺品的原料为会泽特有的天然铜。天然铜很纯，含少量金、银、铋、锡等贵金属。斑铜“妙在有斑，贵在浑厚”，制作须用上好天然铜手工锻打，经高温熔融制斑、

约两个半小时后，我们绕岸划行一圈。尽管身体疲惫，肌肉酸痛，游兴仍未减退。我们调整桨角，向海域深处划去。此时无风，海面平静如镜，海水呈深碧色，像一块巨大的宝石。四周寂静，只有桨声有节奏地回响。

我们又划了几小时，全身被汗水湿透。索性仰躺在船内，头枕甲板，任船漂流。天空湛蓝，白云飘浮，几只雄鹰在空中盘旋，时而高飞，时而俯冲，动作利落，它们在展示飞行的技艺。

最让我着迷的，是“十二姊妹峰”的倒影。那一连串山峰的影像映在水中，生动再现了传说中十二位女子梳洗的场景。南北两座青山是梳子，点缀其上的杜鹃花是发饰。她们的身影在水中轻轻晃动，阳光洒下，倒影披上金辉，画面如梦似幻。

我们静静坐着，不敢出声，怕打破这份宁静。体力恢复后，我们起身开始返航。天空、云朵、山峰、森林、花朵，全部倒映在海中，与现实交相呼应。我们一边划船，一边欣赏这静谧的景色，心中充满敬畏与感激。在这片宁静的海面上，我们暂时忘却了所有烦恼，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心灵得到了片刻的安宁。

整形、煮斑、露斑、抛光等二十余道工序，一件器物历时两个多月才能完成。产品需煨烧数十次、敲打数万锤方能定型，有的工序须反复多次，稍有疏忽即前功尽弃。

清康熙年间，会泽铜业鼎盛，大批客商与淘金者蜂拥而至。乾隆、嘉庆时期，年最高产量达一千万斤以上，清政府每年额定运京六百三十万斤。会泽斑铜是古铜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其工艺传人“张氏祖籍”被视为绝艺，独树一帜。张氏祖籍南京，先辈均为铜匠，明宣宗时曾参与宫廷祀器“大明宣德炉”的制作。明末，张氏随大批手工业者移民入滇，初至澄江铸造寺庙钟鼎，清康熙末年迁至会泽定居，在铜匠街经营铜器，制作斑铜工艺品。彼时铜矿开采冶炼兴盛，商业兴旺，市场繁荣，原料充足，销路无忧，技艺亦随之精进。

斑铜工艺品按工艺分“生斑”与“熟斑”两类。生斑：将含其他金属杂质结晶的自然铜熔化后，经手工锻打、烧斑、组焊、焊接等工艺制成；制品薄而轻，有焊口，斑纹花型较小，多呈黄色。熟斑：在熔化的纯铜中加入适量其他金属，掌握火候，及时浇铸成型，再经打磨、着色而成；制品较厚重，无焊口，斑纹花型较大，多呈红色，其中樱桃红为最佳。斑铜品种多为欣赏与实用相结合的烟具、瓶、罐、香炉及部分仿古器皿等。

斑铜工艺品以浑厚、典雅、古朴的造型，褐红表面呈现奇光异彩、瑰丽斑驳的微妙斑纹而独具特色。因此，会泽斑铜极具投资收藏价值，“钱”景看涨。

## 五色海

第1164期